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二十一回 報前仇倒點人油蠟 結後怨電龍訪強徒

話說黑太歲李剛，聽連發一說，爺三個一同回到店中。大家相見，便命他二人與電龍結為生死弟兄，連發大爺、李剛第二、電龍最小，為三爺。茂通問道：「賢弟他傳授你甚麼樣的軍刃暗器。可以令你出去報仇。」電龍回答道：「伯父呀，我已學得一口砍刀，諸般暗器全已學齊。我伯父為與我父母報仇，可稱累碎三毛七孔心。」茂通說：「待我試試看看。」遂將電龍的刀法和暗器二樣試過，只是火候稍差一點。連發通說：「好！電龍呀，以後在外面遇見人，要問你的時候，你就說姓電名龍，人稱三手將的便是。」電龍一聽，連連說好，急忙過去謝過連伯父，上前跪倒致謝。當下連發、李剛、電龍等小弟兄三人，回了電家莊，稟見厲藍旺。連發說：「叔父大人，我三弟電龍到我那裡，有我父親給舉著，命我與李剛電龍我們結為金蘭之好。」藍旺一聽，說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」連發說：「叔父哇，我父親又與電龍賀一美號，人稱三手將。再者我父親請您與我文魁叔父，全上金家堡，住些日子再走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好吧，」遂叫道：「二弟呀，你快去預備行囊褥套。」文魁答應，便去預備齊了。外邊有人將馬匹備好，當晚爺兒五個，一齊出了廟門。電龍說：「有人來找，你就說我外出拜客去了。」僕人答應，關好廟門。他們爺五個上馬，夠奔金家堡。到了金家堡的北村頭，一齊下了馬，進了村子，來到連家店。連發命人接過馬去，笑對厲藍旺道：「叔父待我將我父請出來，與您相見。孩兒我有一拙見。」說著手下人擦抹桌案，獻上茶來。連發到後直見茂通，說道：「爹爹我遵您諭，已將我厲叔父弟兄二人請到店中。」茂通說：「好吧。」父子二人一齊到了外面櫃房，厲藍旺與文魁上前行禮，茂通用手相攙說：「二位賢弟免禮。」眾人一齊落座，連發說：「厲叔父，您猜不著我將您老哥倆請到我們這裡，是怎麼回事。」藍旺道：「我真不知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」連發說：「我在白棚，因為看裡面的情由，他們大家沒有護莊之情。您要一走，那謝秋戲就算完啦，沒有人肯再為力。」厲藍旺道：「依你之見呢。」連發說：「要依孩兒之見，我有辦法。你可別看我歲數小，我有護莊之意，不過我們這金家堡，離著您那裡太遠。依我之見，您與我二叔，請到此處，讓我二叔文魁在此看守店口。您與我爹爹，咱們老爺五個，背上軍刀，夜間巡查金家莊等。繞一個灣兒，有人碰見，就說您住在金家莊。那時咱們再將幾個莊子裡有頭有臉的主兒，約出幾個來，在一處會談。您將青苗會的徽章，全托付我父，那時您再夜間出去繞灣去。過個半載，您與我二叔再走，我們也好說是你外出有事。他們大家那裡知道您回厲家寨呢？以後您再常來常住，那就沒有甚麼啦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好吧，就依你之啦。可是我有幾句話，要囑咐你們弟兄三個人，以後在外交友，千萬可不准亂交那淫賊，你們也不許身帶薰香，鏢喂毒藥。我在外訪著了你們要違我命，那時我可不饒。」連發說：「厲叔父，我倒也能跟他們蓮花黨之人結交，不過為是討求那白蓮花普月。得著了他們下落，那時我們弟兄三人，將他懲治以後，拿刀到您面前，叫您可了心願。」藍旺說：「此理很是。」連發說：「您回家納福去了。刀法是防身之用，別的用處沒有了。如今我打算借著您在這住著的機會，您衝我父親的面子，傳給孩兒我刀法，成不成呢？」厲藍旺一聞此言，哈哈大笑說道：「好好。」當下使實行傳藝，又傳給李剛暗器。

過了些日子，他們爺五個命人備馬，各將軍刀物件通盤帶齊，上馬直奔電家莊。走在中途路上，遇見一輛大車，那車上有女眷。那趕車的跳下車說道：「王母，您看對面有馬匹，正是大員外爺。」那王門金氏連忙下了馬說道：「大員外爺在上，我金氏與您行禮啦。」厲藍旺等連忙下了馬，說道：「妹妹少禮。您這是上那裡去呀？」金氏說：「我們這是回金家堡，我的娘家。」電龍上前行禮。金氏說：「免禮吧。」連發問：「三弟，這是何人？」電龍說：「此乃二舅母。」他二人一聽也上前行禮，連發說：「待我將你送回金家堡吧。」金氏說：「那倒不必。」茂通說：「大家上車吧，兩處相離不遠，不至於有錯。趕車的路上倘有其他情形，你就說是上連家店的，自然無有錯。」趕車的答應，他們上車向前去了。這爺五個又上馬，便在王家莊一帶繞了繞，這才回到電家莊家廟。書不可重敘，直將謝秋戲事，完全交與連茂通。天色已晚，命外邊備馬。爺五個出廟上馬，便圍著四大村莊兜了一個灣兒。趕奔金家堡，跟他們哥三個增長能為，把他棍法重長能為，又教給黑太歲李剛三塊蓮子，每個重一斤□二兩。又教給小諸葛連發刀法，每天在店中是二五更的刀法。過了些日子，均已傳熟。厲藍旺便帶著電文魁弟兄二人辭別了他們，上馬出了電家莊。

這一天來到嚴家宅，相離袁州府北門外不足二□里，東西的村子，南北為住房。當時他們二人到了東村頭，厲藍旺翻身下馬，說道：「二弟呀，咱們弟兄在此打店吧。」文魁不知他有甚麼用意，連忙也下馬。藍旺說：「咱們是住大店，還是住小店？」文魁說：「住憑老哥哥。」說著來到路北一家店門首，字號是二義老店，上前叫道：「店家。」當時從裡面出來一個老者，年有六旬開外，面如古月，鬚鬚皆白，身高八尺，一身毛藍布的褲褂，白襪青鞋，腰結一個圍裙，二眸子放光滴溜亂轉，假作出來是毛腰年老的樣子，能蒙外人，蒙不了本行人。出來問道：「客官住店嗎？您請進來吧。」說著伸手接過馬匹。便將他弟兄領到北房西頭，一個單間，在西頭夾道那裡是座馬棚。厲藍旺一看，這所房子。全是土房土牆。當時老者將門開了，將他們讓進屋中，外頭把馬匹拴好，把行囊褥套放到屋中，轉身要走。厲藍旺說道：「店家慢走。」文魁去把屋門關好，向店家說道：「兄長啊，您怎麼會落到這裡啦？我派我二弟在各處找遍了您啦，全找不著，而今想不到在此處相遇。您早已退歸林下，原來在此開店口啦。」這老者說：「這位客官千萬不要認錯了人，有同名同姓的，也有長得一樣的，千萬別認錯了人。」厲藍旺道：「兄長您身穿這樣，只可能遮掩外人眼目，如何能蒙我呢？我在外多年，要認錯了人，那就不用在外頭跑啦。再說別的全不認，老哥哥您這兩支眼睛我認的真，閣下姓韓，名叫韓盡忠，對不對？」那老者說：「不錯，我叫韓盡忠。」厲藍旺道：「您就不用蒙我啦，您作事的時候我親眼看見，那你還蒙我嗎？此人乃是我拜弟電文魁，全是自己人。要有外人，我也不說，兄長您受小弟一拜吧。」韓盡忠道：「客官您貴姓？」厲藍旺道：「我住家青州府東門外，厲家寨，姓厲名叫藍旺，混水鯢魚的便是。」韓盡忠道：「不錯，我耳聞山東有您這麼一位成了名的達官。」藍旺說：「兄長，你我弟兄，屈指一算，足有四□年開外，貪官知府邵氏門中外家，滿門被仁兄喪門劍所斬，男女一個未留，引火焚化。兄長您就遠走脫逃啦，直到而今已有四□年了，兄長我記錯了嗎？」韓盡忠忙道：「厲藍旺啊，我從來嚴家宅，買這塊地開此店，將你嫂嫂與你姪兒接來在此隱居，已然四□多年，無人來認。不想你還會認識於我。」藍旺說：「是啦，兄長還是俠客義士行為，夜換緊衣，時常外出尋找賊人嗎？」盡忠道：「不錯，不蒙大弟說，我還不叫你承情，我每夜都上一次電家莊，常來常住。電真在世之時，我看見有條黑影直奔電家莊，後來我把人追丟了。電維環死在萬佛寺，我為甚麼不出頭呢？這內中有原因，只因他生前對待他的族叔有不對之處，他那是報應循環。賢弟啊，論交友之情，你是第一了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兄長您誇獎了。」盡忠當時命人擺酒飯，款待他弟兄二人。從此他二人就在此處住下了，每天晚上都上電家莊繞個灣。

這一天晚上，碰見茂通父子以及李剛。他們爺三個剛到東村頭，看見兩條黑影如飛而至。連發忙叫：「二弟快隨我來，」追到東村頭，他連忙取出一個帶膽的蓮子，向人打去。厲藍旺說：「兄長慢走，這裡有了人啦。」他二人一齊站住。那連發一眼看見是厲藍旺，急忙跑過去行禮，問道：「叔父，您不是回了家啦嗎，為甚麼又在這裡呢？」厲藍旺道：「我在中途遇見一位好友。來我與你們見一見，此人姓韓名叫盡忠，人稱喪門劍客便是。」連發一見，忙上前跪倒行禮，說道：「伯父老人在上，姪男有禮。」盡忠說：「快請起。」厲藍旺說：「連發，你韓伯父乃是世外的高人。」連發說：「是是。」當時出去把他父親及李剛叫了進來，由厲藍旺與他們指引。大家相見禮畢，藍旺跪倒說道：「韓仁兄啊，小弟有一事相求，請您答應才好。」韓盡忠急忙用手相攙，說道：「老弟你有話請說，何必行此大禮，有甚麼話快說來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大哥有所不知，小弟我如今要帶著文魁回家。這幾個村莊之事，請您多多受累，在明中保護這村子，多注意他們小哥三個，尤其是電龍，可不准他們有不法的行為。小弟我回到家中，暫為休養。求兄長替我多受累啦。」韓盡忠說：「如此甚好，這點小事，我還能成。就請你放心吧。」藍旺說：「謝謝兄長。」忙起身大家一齊回到店中。連茂通便命家人預備好了酒席，大家一同落座，吃喝完畢。第二日天明，藍旺辭別大家，離了此地，穿青州府的城門，趕奔厲家寨。

這一天來到了厲家寨，早有家人看見，上前行禮，一面回去稟報二員外厲藍興。藍興聞言便帶著金雄迎接出來，藍興先拜見兄長，然後命金雄拜見伯父。

金雄上前跪倒叩頭，說道：「大伯父在上，孩兒金雄與你叩頭。」藍旺說：「我兒快快起來。」藍興說：「再見過你的叔父。」小孩上前又與文魁叩頭。電文魁用手相攙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快快請起。」大家一齊往裡而來。

他弟兄回來不提，如今再說電龍。自從大伯父走後，他便在外邊托人訪問白蓮花普月的行蹤，跟許多的人打聽，均不知此賊的下落。電龍在家中，每夜圍著莊子巡視，防備賊匪。這一天外邊有人打門，管家忙問：「外邊何人叫門？」就聽外面問道：「你可是管家嗎？我三弟在家沒有？」電海說：「正在家中，您有事嗎？」說著將門開了，一看原來是務農的趙會。趙會說：「你們員外跟我打聽那普月，人稱白蓮花，他原來是一個陀頭和尚，我看他奔西北豹雄山去啦，已然進了山口，我看見可沒跟他說話。您趕緊告訴去，叫他快去找他，好與我義父義母報仇雪恨。」電海說：「好好。」連忙到了裡面稟報電龍。電龍當時出來問道：「趙大哥，您來到我家為甚麼不進來呢？我伯父義父走後只有我一個人，我這裡又沒有少婦長女的，您進來又有甚麼呢？」趙會說：「老三，你快收拾俐落，趕緊去，留神那凶僧逃跑。我家中老娘病體沉重，沒有工夫陪伴賢弟。你就快去吧。」電龍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倒叫兄長分心啦，也不請您進來坐了，我收拾好了就去。」趙會走後，電龍到了裡面，將自己一切應用的物件收拾齊備，帶好散碎銀兩。囑咐電海說：「有人要問我，就說我上豹雄山去啦。」電海說：「是」。電龍從此起身，直向西北角上而去。及至到了山下，就聽山上鑼聲響亮，撞出二百嘍兵來。兵卒全是青衣靠襖，青布底衣，藍色布煞腰，每人全拿著青檀大棍，分兩旁站立。當中出來兩匹馬，一匹黑馬、一匹粉靛白龍駒，黑馬上一人。穿青掛翠懷抱樸刀一口，馬後有一個人舉著一個旗子，是青布旗子，白火沿，可是卷著啦。一看馬上之人，年約五□開外。那白馬上之人，穿藍掛翠，面如銀盆，精神滿足二目有神，肋下配定一口雁翎單刀，馬後也有一個馬童，懷中抱著一桿大旗，翠藍緞色作地，青火沿，斜尖的旗面，當中斗大一個朱字，挨著旗桿有一行小字，是寫著豹雄山正北，祖居朱家莊，在山上結拜，排行在二，姓朱名杰，外號人稱銀面太歲。

書中暗表：他們山上，一不劫官，二不搶民，可是要遇見那練武之人從山下經過，他們可不輕放。派出兵卒四外巡邏，要是正門正戶之人，須跟他們結拜，要不是正人君子，是蓮花黨之人，他們是定然除治。今天有人回稟，故他們下山將路橫啦。當時朱杰跳下馬來亮刀來到當場，軋刀問道：「對面這位練武的師傅，來到此地，是訪山還是經過呢？」電龍說：「寨主爺，因為我看見大山是青山疊翠，綠水長流。」朱杰說：「那麼閣下是來逛山景來啦。」電龍說：「我是從此經過。」朱杰說：「那麼閣下配帶利刃，從此經過有何事呢？」電龍說：「難道說身帶兵刃還有什麼不許的事嗎？」朱杰說：「對啦，我這豹雄山前，不准有練武之人從此經過。我們必須比試幾回。」電龍說：「且慢，你我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。刀槍無眼，倘若傷了那裡，後悔已遲。」朱杰說：「有能為占了上風，無能為認母投胎，那可說不定誰成誰不成啦。」電龍一看對面之人，倒是一臉的正氣，可是聽他說的話，不由大怒，忙脫下大衣圍在身上。當時收拾緊襯俐落，提刀上前。那馬上之人，吩咐兵卒與他們列開戰場。兵卒聞言，當時列成陣式。朱杰問道：「對面朋友貴姓？」電龍說：「在下家住電家莊，姓電名龍，人稱三手將的便是。」說著上前就是一刀。朱杰往旁一閃，舉刀相迎。兩個人便交起手來，一個是高人傳授，那個也是明人指教。電龍一見他刀法不弱，心中很是愛惜他，朱杰更愛他的刀法。二人打了也就有□數個回合，電龍腳下登了一塊小石頭，一滑可就倒下，當時來了一個滾，不由說道：「我命休矣。」自己抱刀一合眼，竟等一死。半天刀沒下來，不由翻身站起，便問道：「這位山主，您為甚麼看我倒了還不上前砍我呢？是何道理？」朱杰說：「因為你我並非仇殺，不過比一比而已。又不是被我踢倒，你是登上活石頭滑倒的。焉肯下手傷你呢？」說著上前又是一刀。電龍說：「謝謝您的美德。」用刀一迎，盤肘弩打出，可不打朱杰。那朱杰登出鏢來，也不打他，專往弩前的後尾子上打。大家一看，這那裡有勝敗呢？當時那邊大山主出頭說合，說道：「這一位英雄，如不嫌棄我弟兄二人，情願結為生死之交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電龍笑道：「正合弟意，請問這位大寨主貴姓高名？」此人說：「在下姓鮑，名叫鮑成，匪號人稱踏山獸的便是。請到上山一敘。」電龍說聲「好」，那鮑成便叫兵卒過來，把各人的暗器全給撿了起來。三個人一齊到了山上那大廳之上，兩旁有小明柱，左邊明柱上寫著是俠義佔山崗替天行道，下聯是英雄住四野除暴安良，上面橫批有四個字，是處正無私。

他三人到廳中落座，手下人獻上茶水。鮑成站起身形說道：「這位電爺實在有緣。自古道千里有緣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待我與您倒茶。」說著過去倒茶。電龍連忙說道：「這位大山主千萬不要如此，真叫我不安了，咱們大家落座講話吧。」鮑成說：「是，但不知賢弟要何處而去？」電龍說：「我從舍下電家莊而來，要上東京訪友，路過此寶山。我看此山景特好，所以我貪看山景，才與您弟兄相遇。鮑大王朱大王，我不知您二位率領兵卒下山，所為那般？」鮑成說：「我們早有立願，派人在山口望，若有那練武之人從打山下經過，必須報我弟兄二人知道，我們下山與他會見。如果是正人君子，放他過去，若是淫賊草寇，一定除治。請問電爺，您貴門戶？」電龍說：「我伯父是無極門，在二□四門是第六門，我天倫是太極門，我父是第七門。但不知二位大王貴門戶呢？」鮑成說：「我藝師是少林門。」電龍問：「是左少林還是右少林。」鮑成說：「我是正少林，在散二□四門第二門。」電龍說：「鮑大王那一門呢？」鮑成說：「是中少林，門長乃是紫面崑崙。賢弟，你我門戶遙遙相對，咱們彼此不是外人，如今我要與閣下求一件事，不知能否允許？」電龍忙問：「有何事故？請當面講來。」朱杰道：「兄長，我看電達官人品武藝無一不好，既有緣相見，兄長何不說出一句話來，咱們弟兄衝北磕頭，結為金蘭之好，好不好呢？但不知電莊主意下如何？」鮑成說：「此言正合我意，電莊主怎樣呢？」電龍急忙站起說道：「小弟到此是求之不得。」鮑成說：「好吧。」當時命人預備香案，弟兄三人衝北磕頭，結為金蘭之好。電龍最小，他為三爺。從此弟兄三人，重整山寨三年整，外邊名譽就出啦，改為豹雄嶺三義山。每天弟兄在一處練功夫。

這一天早晨，用完早功，電龍趴在桌上將一打盹，好像有人打他一掌，彷彿有人說：「好畜生電龍，你在豹雄山結交二人，養尊處優，我夫妻之仇你也不報，我那尊兄你也不見，你喪盡天良，莫非你懼怕那凶僧不成？」電龍經此一嚇，當時驚醒，兩眼登直。此時朱杰從外面進來，說道：「老三，你為何不換夜行衣呢？兩眼發直，所為何故？」那電龍眼淚在眼圈內說道：「二哥，我跟您打聽一個人。」朱杰說：「是誰呢？」電龍說：「有一僧人，乃是黃沙灘正北，萬佛寺出家。」朱杰一聞此言，臉往下一沉忙問道：「但不知你問那個僧人叫何名字？」電龍說：「此凶僧上普下月，外號白蓮花的便是。」朱杰一聞此言，心中不悅，說道：「電龍你原來跟那彩花賊為友，趁早下山去吧，從此以後你我划地絕交。見著他人，千萬不准說與我二人結拜。」電龍說：「二哥，你先別發怒，小弟有下情奉告。只要相處對勁，我才有實情相告。」朱杰冷笑道：「你還有真情實話嗎？」電龍連忙跪下，便將普月害他父母之事，詳細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那朱杰一聞此言，氣得他怒氣填胸，當時翻身栽倒，背過氣啦。電龍忙過去攙叫。鮑成從後面走來，問道：「這是為何呀？快快攙叫。」說著兩個人，把他叫醒過來。朱杰說道：「大哥呀，原來老三有殺父母的冤仇，尚且未報。」說著就把那普月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鮑成說：「嘔，你怎麼不早說呀？要早說，那不是早報了仇啦。」電龍說：「那麼此賊那裡去了？二位仁兄可知他的下落？」朱杰說：「不知。」鮑成說：「三弟你可以隨他下山，前奔何家口，找我那老哥哥何玉。他那裡四路達官特多，可以跟他們打聽，那凶僧普月在那裡落腳，可以找上前去。二弟你隨三弟前往，愚兄我一人執掌山寨。」朱杰說：「好！那麼鳴鑼聚將，待我囑咐他等。」當下傳來眾小頭目，朱杰向他們說道：「如今我要與三寨主下山訪友，大寨主坐守山寨。從此以後，若再有練武之人從山下經過，千萬的別攔他啦。因為就剩我兄長一人，他又有羊角瘋的根兒，難免氣衝了，再犯瘋病。好好看守山寨就是。」大家答應散去。朱杰說：「大哥您替想一想，我二人上哪裡最好。據三弟所說，那白蓮花普月，一定未在山東地面。」鮑成說：「那最好你們先上京都，到鏢行去見□老，那裡也能訪著凶僧的下落。」朱杰說：「是，那我二人走啦。」當時命人外面備馬，他二人收拾好了，與大哥行禮，拜別下山。到了山口以外，二人說：「兄長您請回吧。」鮑成說：「你二人一路之上，千萬別管閒事，就去先報仇要緊。」二人答應：「謹遵大哥之命。」飛身上馬。鮑成帶兵回山不提。

且說銀面太歲朱杰、三手將電龍，弟兄二人從打山寨起身，是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。這一天來到臨安城南門以外，關廂南口。

二人用鐙離鞍下了馬，拉馬匹來到興順鏢行。朱杰說：「辛苦諸位。」伙計說：「您找誰呀？」朱杰說：「我們來見鏢行□老。」伙計們一聽，連忙往裡回稟。那旁邊有一個人說道：「你先回來，就這個樣的去回稟，你還不知道蔣老達官的脾氣。」這個伙計便問道：「達官爺您貴姓？」朱杰說：「我二人是豹雄山的，我姓朱名杰，外號人稱銀面太歲。」這個伙計往裡回稟，說「外面有豹雄山的二位前來拜訪」。當時蔣兆雄、焦雄二人迎了出來。朱杰便命電龍拉著馬，他上前跪倒行禮，說道：「二位仁兄在上，小弟這廂有禮。」蔣兆雄忙問：「賢弟從那裡來呀？快快請起。」朱杰起來。此時有伙計過來，接過馬匹，刷飲喂溜，便將二人讓進屋中。蔣兆雄道：「二弟此來有事麼？」朱杰說：「有件大事相求。」遂說：「三弟你過來，待我與你指引。」電龍忙上前行禮，口中說道：「二哥呀，□位老人家全與我伯父神前結拜。我可不敢胡論，只可分著論吧。」□老伸手將他攙起，問道：「你們有甚麼事呢？」朱杰便將電真被普月師徒所害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蔣兆雄說：「原來如此。那麼還得叫電龍自己動手報仇才對，報仇沒有請助拳的。再說還可以成全他的英名。」焦雄說：「三弟你不用忙，可以在我這裡住些日子。我指你二人一條明路，就可以訪著那賊人下落。」朱杰說：「哪裡呀？」焦雄說：「你們上濟南府連水縣東門外，何家口，面見何玉。你與他可曾認識？」朱杰說：「我與他神前結拜，親如手足。」焦雄說：「很好，你們二人到了那裡，自能訪著。他那裡是水旱的碼頭，往來之人很多，容易訪著。」朱杰說：「謝謝仁兄的美意。」當下他二人就在店中，住了兩天。第三天，有人備馬，朱杰說：「兄長，兄弟我們若將淫賊訪著，不是他人對手之時，一定派人來請兄長。」焦雄說：「好吧，我弟兄竟等你的信息吧。」說完他二人拜別，出門上馬，往山東濟南何家口而來。在路上兩個人一商量，不好半夜去到何家口，也不好去見，莫若咱們在那裡住一天，第二天再說。二人商量好了，是連夜往下。

這一天來到一個大鎮。到了一個包子棚前，下了馬，將馬拴在繩上，倆個人進去，有伙計過來招待，找一張桌坐下。朱杰說：「你給我們來四兩酒，配四樣菜來吧。」伙計說：「是啦。」朱杰說：「我跟你打聽一件事，此地屬那裡所管？叫作何名？」伙計道：「此地叫張家鎮，屬濟南所管，在城北。」朱杰說：「有一個人你可認得。」伙計說：「您打聽誰？」朱杰說：「雙槍將朱立。」伙計說：「這位莊主未在家。」朱杰說：「他幾時在家，你可以向他提，我叫銀面太歲朱杰，前來登莊拜訪。伙計說：「是啦吧。」二人吃喝完畢，給了錢，出來解下馬來，兩個人這才連夜的往下趕路。這天夜間，忽然看見前面遠處起了一把火，照得天紅。電龍說：「二哥您看前邊可有亮子。」朱杰往前一看說道：「此火不遠，大半在何家口的村裡村外。」電龍說：「那麼我弟兄，何不將馬的肚帶緊一緊，快去查看一下子。」朱杰說：「很好。」說完二人下了馬，緊好肚帶，二次上馬，便催馬向前跑去。到了切近一看，果然是何家口村內，村外有莊兵巡邏。他們連忙奔了前街，朱杰二人到了西村口下馬，各將大衣脫下，收拾緊襪俐落，將兩匹馬連繫到一處。二人進村，飛身上房，直奔中街，看見火中那邊有許多的老鄉民，正在那裡救火。您見有一年老之人，跑了出來，因為是在夜間，一時看不出是誰來。少時又追出三個人，便到南房之下，聽見有一人喊叫：「何玉你抬起頭，看刀！」朱杰一聽，急忙揭瓦往下打，說道：「三弟快打暗器。」原來下面老哥哥何玉被賊所迫。二人這才驚走三寇，這便是電龍他二人來的例筆。

如今已將何玉的屍身停好了，命人去迎何凱，先問道：「從京都往這裡來，一共有幾條大道？」何四說：「三條大道，七股小道。」朱杰說：「你去把每個店中叫來兩個人。」何四說：「您叫他們何事呢？」朱杰說：「我自有用處。叫他們每股道上派兩三個人，迎接他們，送寶鏢的人透了臉，趕快報我知道。」何四答應，出去找人不提。這裡朱杰說道：「三弟呀，你先在西間看守，是人不准到屋裡去。因為老哥哥在世之時，維持最好，恐怕有人前來弔祭，哀痛過了，暈倒那裡，豈不是個危險嗎？」電龍說：「是，是。」朱杰說：「你們哪一個認識河南姜家屯？」有一個伙計上前答應說：「我認識。」朱杰一看他，眼淚撲簌簌往下直流，遂問道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閻，叫得祿，是外莊之人。大莊主生時，待我恩重如山。」朱杰說：「你是那裡人氏呢？」得祿說：「我是袁州府西門外閻家村的人氏。我家中有老母，與我那妻室，全是大莊主爺給錢接了來的，住在中街他老人家的房。」朱杰說：「好吧，你騎馬去到那裡，可千萬別提家中之事。叫姜家弟兄前來，說有人金盆洗手，找不著鑰匙。」閻得祿答應，這才由店中起身，前去姜家，請姜家弟兄。一路之上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這一天來到黃河北岸，翻身下馬，叫過船來。那船家問道：「您上哪裡去？」閻得祿說：「我從山東來，前往姜家屯。」船家說：「您上船吧。」得祿拉馬上船，當時渡了過去，閻得祿取出船錢。船家說：「您上姜家屯，看望二位員外去，還是有事呢？」得祿說：「奉命前去請他弟兄二人。」船家說：「您不用給船價啦。那二位員外是常來常往。」得祿說：「你收下吧。」那船家說：「您可別跟他提此事，免得給我們拆和氣。」得祿說：「是啦，我決不提，我還要給你美言幾句啦。可是上姜家屯，走那股道呢？」船家說：「您就靠著懷裡走，自然走到姜家屯。」得祿說：「好吧。」當時他拉馬向前走去。少時來到了村中，看見有人，忙一抱拳說道：「這位仁兄請了，貴地可是姜家屯？」那人說：「不錯，此地正是姜家屯。」閻得祿說：「有二位姜文龍姜文虎，在那裡住？」那人聞言把臉一沉，說道：「這兩個人的名字，也是你叫的嗎？」閻得祿說：「這位仁兄休要見怪。我從何家口來，那裡有人派我叫如此的找。」此人說：「嘔，你從何家口來，那就是啦。你往東路北的廣亮大門便是。」得祿說「謝謝您」，說著話往東走來。來到一個大門，上前來叫。裡邊有人問道：「外邊何人叫門？」得祿說：「此處可是姜宅？」裡頭說：「正是，你找誰呢？」得祿說：「有位雙槍將姜文龍，他老人家可在此處住？」裡面問：「你是從那裡來的？」得祿說：「我從何家口來。」老人家一開此言，不敢慢怠，連忙進到裡面回道：「大爺現在外邊有何家口的一位，前來見您。」姜文龍一聽，連忙迎了出來，家人開了門。閻得祿說：「大舅爺在上，奴才與您叩頭。」文龍說：「得祿你起來吧。」說著伸手取出一錠銀子說：「你拿去買點點心吃吧。」得祿說：「謝謝大舅爺。」文龍說：「你有事嗎？」得祿說：「我家大員外爺因為有人金盆洗手，找不著鑰匙，所以打發我來。」文龍說：「那麼他們人都之人，回來了沒有？」得祿說：「已然回來啦。」文龍說：「你先等一等，待我進去回稟。」遂進裡屋對他媽媽把事情說了一遍。他姐姐何姜氏道：「娘啊，我如今且回何家口。這裡要有緊要之事，您再派我兄弟去接我，沒事千萬別去找我。女兒那天夜內得一夢，夢見您姑爺渾身血跡，向我說道：『我以後不管家裡之事，你就好好的照管他們吧。』女兒想此事太不吉祥，因此沒敢對老娘來說。」那老太太說：「是啦，姑娘你快回去吧，看一看他們。我的病不要緊的。」何姜氏說：「要不然把玉蘭放到您身旁，給您解悶吧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不用，你把他帶走吧。倘若有個差錯，我對不起我那姑爺。」何姜氏說：「那麼女兒拜別了。」說著令丫環收拾一切，他去東房囑咐好了兩個弟婦，每人給了一錠白金。老太太說：「文龍文虎，你二人去送他母女們去。那裡有事，就在那裡多忙些日，先不用回來了。」文龍弟兄二人點頭答應。當時外面預備好了駝轎，他母女上了駝轎，文龍弟兄上馬保護著往黃河岸而來。閻得祿這才上馬隨在背後，大家一齊起身。

到了黃河岸，文龍等下了馬，他母女下了駝轎，叫過船來，一齊上了船。渡到北岸，眾人以及車馬，一齊上岸。姜氏說：「文龍給那水手一錠白金。」水手過來說：「大姑奶奶您千萬別給，我奉送您一趟，下回再來一回，您也就沒工夫來啦。」文龍伸手取出一錠金子來說道：「你拿走吧，這是我姐姐賞你的。」水手說：「我謝謝大姑奶奶。」姜氏說：「你不用謝」，說著向眾水手說：「你們大家可要記住了，以後再有何家口的人來，一提是何家口的，就不用跟他要錢，先把他渡了過去，給才許收呢。你們別看他二位是早岸的達官，人家跟水路的達官有聯合。」大家點頭答應。那姜氏等眾人由北岸動身。一路之上無事，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大家一直回到何家口。他們一進西村頭，姜氏就看見吉祥店的這片火場了。那姜文虎弟兄翻身下馬，那姜氏一見，不由心中暗想：「好一片家產，如今化為飛灰，但不知我那夫主是凶是險。駝轎往前走著，姜文龍在前，從遠處看著祥平店門前，站著老人家何忠，穿白戴孝。當時迎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大舅爺您可千萬別著急，我那主母也別著急。現下他們人都交鏢的主兒，可全回來了。」那姜氏看他如此的情形，早知道何玉是死了，在駝轎裡就背過氣去啦。有人進去稟報何凱何二爺，那何凱、何斌眾人，一齊往出相迎。姜文龍上前說道：「二哥您快去看一看去，我姐姐死在駝轎裡啦。」何凱一聞此言，忙命婆子丫環等上前將駝轎搭了下來。何斌忙過去擻叫，叫了半天，姜氏才緩了過來，睜眼問道：「二弟，你哥哥的死屍怎麼樣了？」何凱說：「嫂嫂哇，我那兄

長受那賊人一鏢三刀之苦，死於非命。多虧朱三爺、電三弟趕到，才保住全屍。」朱杰上前行禮，又與電龍相見，這才一同進店。來到西房北裡間，何凱說：「嫂嫂，您就不用看我兄長屍身啦，您要看見，回頭又背過氣去啦。」姜氏說：「二弟呀，我必須看一看你兄長的死屍才好，我夫妻一場，為何不見一見呢？」何凱說：「也好。」何斌何凱等，大家全是哭哭啼啼。杜林一見說道：「列位叔父伯父，我杜林要說一句話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說吧，有甚麼話呢？」杜林說：「四位師哥，三位是我師哥，一位是我何大哥，你們哥三呢，我何叔父乃是你們授藝的恩師。如今事已至此，你們可以先將淚痕止住，想法子與他老人家報仇。把眼淚留著，等到把仇人拿住，祭靈的時候，再哭也不為晚。這是我勸你們哥三個。我再勸我何大哥。我們兩個人，可稱是父一輩子一輩的。」說著將鏢遞與何斌，何斌細看鏢上有字，乃是黃雲峰三個小字，看完了忙命人挖坑深深的掩埋。當面杜林道：「大哥您可以問問我何二叔，我大叔父生前，都與誰結拜。據我想那三人此來，並非善意，他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何大哥你別看您比我年長，可沒我想的週到。」何斌遂問道：「二叔我爹爹在世之時，可與誰人交好呢？」何凱說：「與鏢行三老最有交情。」杜林問：「還有誰？」何凱道：「單鞭將馬德元。」杜林又問：「還有誰？」何凱說：「青爪熊左林、踏爪熊寶珍。」杜林說：「這幾位以外，還有誰呢？」何凱說：「與花刀將莫方、花面鬼佟豹。」杜林說：「還有誰呢？」何凱說：「有左臂花刀連登連茂通。」杜林說：「這裡叔父伯父，那一位能掌筆？」電龍說：「我能提筆。」杜林說：「好！那麼您開幾份請帖來，言詞全是一樣，就說有人金盆洗手，或是假說是有鎮海龍王殿元王老達官，帶來一年壯魁梧之人，大家不認識此人，他人週身上下零碎太多。見請帖之人來到何家口，必須將軍刃暗器以及夜行衣靠全行帶來。說我何玉親身有請。大家捧我何玉一場，請電二叔就照著這片話一寫，再叫我保二叔派店裡伙計，挨門去送。何大哥你等他們被請之人全到，那時再將此鏢打死我何大叔之事一一說出。大家一齊入西川，找著了三寇用他三人的人心祭靈，到了那個時候再哭，也不為晚。何大哥呀，以後誰來你給誰磕頭，我石祿大哥沒回來，劉大叔沒回來。」

書中一筆減筆書。有人送走帖子之後，這天外邊有人回話，說有鏢行三老、飛天怪鱗徐國楨、恨地無環蔣國瑞、聖手托天李廷然三位到。當時大家出迎，將三老接近店來。見禮已畢，外邊第二拔人又到，乃是左臂花刀連登連茂通，帶著三個徒弟，黑面虎王橫、白面虎李太、粉面哪叱吳月明。眾人將他們爺四個全接到裡面，應用物件全搬到裡面。徐國楨見何凱腰中結著一根孝帶，那何斌身穿重孝，不知何故，忙問道：「何二弟我來問你，但不知你們叔姪與何人穿孝？」何凱說：「大哥呀，以及列位老哥哥，請你諸位聽著，先不用著急。我兄長受西川三寇一鏢三刀，身歸那世去了。」徐國楨等三人一聞此言，是氣頂咽喉，哥三個全都背過氣去了，眾人忙上前攔叫。三老緩醒過來，三老問：「但不知死在何人之手？」何斌說：「死在黃雲峰之手。」徐國楨一聞此言，伸手拉著何斌問道：「孩兒呀，你們大家都交寶鏢，是求功名啊，還是求富貴呢？你想咱們是甚麼人，再說綠林人與官人不能同爐。還有一節，咱們要真當了差，那時有綠林人作了案，你是伸手辦案呢？你還是放他呢？這不是為難之事嗎？你要說求富貴，此時你們何家口的家產與厲家寨相差不過，你為甚麼舍下了你父母，入京交鏢呢？如今被人暗害，你怎麼對那天倫。」何斌說：「伯父，孩兒頭一件要逛一逛都京，第二件為是訪一訪鏢行□老。再說要從王府得出點賞賜來，不是咱們大家的臉面嗎？當初孩兒也慮到這一層，後來我打算法不去，誰知我叔父伯父們一死的叫我去，孩兒我才去的。」徐國楨道：「得啦，甚麼話也不用說啦。事已到這步天地，那只好你給你伯叔父磕頭。這報仇之事，就完全扣在他身上吧。」遂說道：「魯清魯賢弟。」魯清說：「是」，徐國楨道：「而今山東各地，若有那與你不合之人，我能前去與他解合，不叫他與你犯心。」魯清說：「三位老前輩。」徐國楨說：「且慢，你兄長與我三弟李廷然神前結拜，你又與何玉神前結拜，咱們如今也要弟兄相稱才好。」魯清說：「一切的事，我自自辦法。您想我兄長自在熊魯彪飄門在外，可不知與您神前結拜。」李廷然對徐國楨道：「兄長這個錯可在兄弟我身上啦。」蔣國瑞說：「三弟你在外交友，也要明白一二才是。這要是與蓮花黨為友呢，那不是把咱們哥三個名望全拋棄了嗎？」李廷然說：「二位仁兄，當年我與他結拜叩頭，也曾到魯家訪他一次。那時他們家人說他出門訪友，未在家中，誰知他一去未歸杳無音信。我將此事存在心中，未得說出。魯清你我還是弟兄相稱為是，從此你就想法子給我何大弟報仇也就是了。」徐國楨說：「何斌，你可認識二峰。」何斌說：「認識」，徐國楨說：「好！不過那二賊要是死在別人之手。你一世英名可被水而衝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外面有人來報說：「單鞭將馬德元、巡山吼馬俊，父子求見。眾人出迎，來到門外，一看馬德元身高在九尺，細條條的身材，一身月白布衣，藍絲帶煞腰，黃絨繩□字絆，魚鱗灑鞋，藍襪子，花布裹腿，月白布大擎，面如蟹蓋，粗眉闊目。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海下一部花白鬚鬚白的多黑的少，手中拉著一匹紫馬。書中暗表：他腰中圍著是一條算盤鞭子，專打金鐘罩。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鬚。眾人再看馬俊，身高八尺，胸間厚，膀背寬，形狀魁梧，頭戴青緞色軟紮巾，杏黃綢子條，勒出雙對軟翅子，紫絨球突突亂跳，掃帚眉，大環眼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身穿一個青緞色靠襖，藍護領，核桃粗細絨繩，□字落甲絆，一巴掌藍絲帶煞腰，雙結蝴蝶扣，青底衣，青布裹腿，薄底靴子，手中拉著一條黑馬，馬上帶著一隻水磨鋼鞭，馬德元生來性暴。那何凱看見，急忙上前行禮，口中說道：「仁兄在上，小弟拜見。」馬德元說：「二弟請起，我來問你，現下有誰金盆洗手？」何凱說：「兄長，此地並非講話之所。兄長您請到裡面，小弟我有大事相求。」說話之間，大家一齊進到店中。大家相見禮畢，馬德元說：「何斌，你與誰穿的重孝？」何斌說：「您可別著急，孩兒我與我父穿的孝。」馬德元父子一聞此言，「哎呀」了一聲，是氣頂咽喉，翻身栽倒，背過氣去啦。眾人連忙前攔叫，少時緩醒過來。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。